一切諸慧，無去來今

佛經中的「來・去來・去來今」

竺家寧

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中的「去來」二字只有「去」的意思，「來」字只是個語尾助詞，那麼，佛經中的「去來今」，其中的「來」是不是也作助詞用呢？

佛經中把「去來今」三字連用，指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之三世，與「過未現」一詞同義。

佛經裡的「去來今」

佛經裡有一個很特別的詞：「去來今」。例如西晉竺法護的譯品：

有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。所以者何？諸通慧者，則自然聖。諸通慧者，無去來今。（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／卷上／正士品第一）

知去來今，是為禪度無極。六曰知佛清淨，悉捨諸著，適無所住。（《佛說普門品經》）

處處非處處、有限無限、明審如有，則悉知之，是一力也。過去來今，諸所報應經歷之處。（《佛說力士移山經》）

分別空慧，無想無願。起三脫門，至三達智。無去來今現在之想，開化黎庶，使了本無。（《正法華經》／卷第一）

欺詐之業，無有真實，不可護持。從因緣生，無去來今。則為自然，本淨無形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二／十八種品第五）

適見色已其以解色，界無所生則無有界，以解色界了色本末，無去來今，虛無自然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二／十八種品第五）

無去來今，為現在緣，而見繫縛，從緣合成。眾生不解，明者曉了而證明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二／十八種品第五）

無內無外，無有中間。其眼眾色，無去來今。現目睹色，現目睹色則貪受取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二／十八種品第五）

愚冥凡夫，見有二相。無內外亦無中間。心不入法，法不入心。無去來今，皆從緣生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二／經諸入品第七）

其行無常，從是非業，致眾行來。又察眾行，無去來今。其無明空，分別無明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二／十二緣品第八）

由顛倒興知痛本無，因思想立。作是觀者不得痛痒。無去來今，不見處所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三／三十七品第九）

亦無形貌，悉不可得。心無往返，立無所處，無去來今。以因緣現而有所念，其心計之。無內、無外、無有中間，有所迫惱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三／三十七品第九）

其信根者，一切諸法，無去來今。無去無來，亦無所住。空無相願，無起無行，無想不惑。（《持人菩薩經》／卷第三／三十七品第九）

諸佛世尊功德之誼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欲得超度有為無為諸法行者，去來今法至於無本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一／摩訶般若波羅蜜光讚品第一）

摩訶衍者，無去來今，三世平等，摩訶衍者，但有字耳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九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二）

不可得空故曰空，空不可得，何況念空有去來今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九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二）

六波羅蜜為不可得，其平等者，無去來今，用平等故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九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二）

……之地亦不可得，其平等者，無去來今，十力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無去來今，以平等故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九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二）

故曰平等，何況平等去來今三十七品，十力無畏，十八不共，諸佛之法，而可得乎？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九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二）

「來」被借用作語尾助詞，失去實質意義

我們都讀過陶淵明的〈歸去來辭〉，知道中間的「去來」兩個字並不是「又去又來」的意思，只有「去」的意思，「來」字只是一個語尾助詞，沒有實質意義。

那麼，佛經中的「去來今」，其中的「來」是不是也作助詞用呢？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我們就針對「來・去來・去來今」的關係談談。

「來」字的意義本來是指麥子，字的形狀正是麥子的樣子。下半是根，上半是垂下的葉子。後來才被借用作「來去」的意思。另一方面又被借用作語尾助詞，失去了實質意義。下面就看看這類實例。

宋・蘇軾〈滿庭芳〉：「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來著甚乾忙。」

《水滸全傳・第九回》：「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裡新來了個僧人，喚做魯智深，想來必是他。」（《漢語大字典》，第一冊，頁一四二）

上面的「來」字用在動詞後，表示估計或著眼於某一方面。今天我們說「看來容易，說來

話長」正是這類用法。「來」字用作語助詞的例子，又如：

《禮記・檀弓下》：「齊大饑……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『嗟來食！』」俞樾《群經平議・禮記一》：「來」，乃語助之辭。

《莊子・大宗師》：「子桑戶死，未葬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待焉。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『嗟來！桑戶乎！嗟來！桑戶乎！』」

《孟子・離婁上》：「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楊伯峻注引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云：「來，語末助詞也。」

《莊子・人間世》：「嘗以語我來」；又曰：「子其有以語我來」。章炳麟《新方言・釋詞》：「『來』即『矣』字，訓『乎』者也……今語亦作『哩』。『里』、『來』，古音一也。」

元・關漢卿〈四春園・第一折〉：「我當初也是巨富的財主來，喚我做李十萬。」這句用在句中，表示陳述語氣相當於「咧」。

唐・段成式《酉陽雜俎續集・支諾皋上》：「久之，柳忽語曰：『郭子信來？』聲若出畫中也。」這句用在句末，表示疑問語氣。

《西遊記・第三十回》：「行者道：『他怎的想我來？』」

清・李漁〈慎鸞六・情訪〉：「那是奴家性氣乖張，不肯隨波逐浪，以致如此，干郎君什麼事來？」

宋・鄭域〈昭君怨・梅〉：「道是花來春未，道是雪來香異，竹外一枝斜，野人家。」

元・無名氏〈舉案齊眉・第一折〉：「我待將這門親事悔了來，則道我忘卻前言；我待要將女兒聘與他來，他一身也養活不過。」

《三國演義・第四九回》：「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兩家失了和氣。」

上面三句都用在句中，表示停頓，帶有假設之意；或對舉，則帶有兩難之意。

前蜀・韋莊〈聞官軍繼至未睹凱旋〉：「嫖姚何日破重圍，秋草深來戰馬肥。」這是用在句中作襯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，第一冊，頁一二九七）

「去來」是指「來來去去」或「去」

◎「去來」都有實質意義

「來」字，總喜歡和反義的「去」字搭配出現。我們追尋這兩字搭配的蹤跡，可以遠至先秦諸子時代。例如：

列子曰：「汝何去來之頻。」尹生曰：「曩章戴有請於子，子不我告，固有憾於子，今復脫然，是以又來。」（《列子》黃帝第二）

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。今告若其實。修一身，任窮達，知去來之非我，亡變亂於心慮，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。（《列子》仲尼第四）

江浦之間生麼蟲，其名曰焦螟。群飛而集於蚊睫，弗相觸也。栖宿去來，蚊弗覺也。（《列子》湯問第五）

厚之於始，或薄之於終；薄之於終，或厚之於始。厚薄之去來，弗由我也。（《列子》力命第六）

烽火以舉，輒五鼓傳，又以火屬之，言寇所從來者少多，旦弇還，去來屬次烽勿罷。望見寇，舉一烽；入境，舉二烽；射妻，舉三烽一藍；郭會，舉四烽二藍；城會，舉五烽五藍；夜以火，如此數。守烽者事急。（《墨子》雜守第七十一）

這些句子裡的「去來」都有實質意義。「來」字並非語助詞，和「歸去來」的「去來」不同。

◎「去來」是指「來來去去」

我們再看看中古時代的歌謠中「去來」又是什麼意思。這時的用法分成兩途，一種有「來來去去」的意思；一種只有「去」的意思，「來」轉為虛字。前者如：

劉禹錫・〈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〉：「牆車便是傷心地，夜夜流螢飛去來。」

李益・〈賦得早燕送別〉：「碧草縵如線，去來雙飛燕，長門未有春，先入班姬殿，梁空繞不息，檐寒窺欲遍。」

韓渥・〈送客之上谷〉：「北客悲秋色，田園憶去來，披衣朝易水，匹馬夕燕台，風翦荷花碎，霜迎栗罅開。」

韋應物・〈寄恆璨〉：「心絕去來緣，跡順人間事，獨尋秋草徑，夜宿寒山寺，今日郡齋閒，思問楞伽字。」

孟浩然・〈題雲門山〉（一作游龍門寺）：「白雲日夕滯，滄海去來觀，故國眇天末，良朋在朝端，遲爾同攜手，何時方挂冠。」

李嶠・〈夏晚九成宮呈同僚〉：「風煙遠近至，魚鳥去來逢，月澗橫千丈，雲崖列萬重，樹紅山果熟，崖綠水苔濃。」

儲光羲・〈官莊池觀競渡〉：「落日吹簫管，清池發櫂歌，船爭先後渡，岸激去來波，水葉藏魚鳥，林花間綺羅，踟躕仙女處，猶似望天河。」

盧照鄰・〈晚渡滹沱敬贈魏大〉：「津谷朝行遠，冰川夕望曛，霞明深淺浪，風卷去來雲，澄波泛月影，激浪聚沙文。」

李嶠・〈梅〉：「大庾斂寒光，南枝獨早芳，雪含朝暝色，風引去來香，妝面回青鏡，歌

塵起畫梁。」

王績・〈古意六首〉：「枝枝自相糾，葉葉還相當，去來雙鴻鵠，栖息兩鴛鴦，榮蔭誠不厚，斤斧亦勿傷。」

〈雜曲歌辭・長干曲四首〉：「君家定何處，妾住在橫塘，停舟暫借問，或恐是同鄉，家臨九江水，去來九江側。」

◎「去來」是指「去」，「來」轉為虛字

下面的例子都只有「去」的意思，「來」轉為虛字。

李頎・〈相和歌辭・怨詩二首〉：「今夜裁縫螢已飛，征客去來音信斷，不知何處寄寒衣。」所謂「征客去來」就是「征客去了以後」。「來」沒有意思。

李頎・〈相和歌辭・采蓮曲〉：「几共鴛鴦眠，襟袖既盈溢，馨香亦相傳，薄嘎歸去來，苧羅生碧。」

〈雜曲歌辭〉有「歸去來引」。

〈雜曲歌辭・行路難三首〉：「昭王白骨縈蔓草，誰人更掃黃金台，歸去來，有耳莫洗潁川水，有口莫食首陽蕨。」

〈雜曲歌辭・長干行二首〉：「八月西風起，想君發揚子，去來悲如何，見少別離多，湘潭

幾日到，妾夢越風波。」

所謂「去來悲如何」就是「去了以後，留下無限的思念」。

王績・〈采藥〉：「地凍根難盡，叢枯苗易失，從容肉作名，薯蕷膏成質。家豐松葉酒，器貯參花蜜，且復歸去來，刀圭輔衰疾。」

劉希夷・〈秋日題汝陽潭壁〉：「魚鱗可憐紫，鴨毛自然碧，吟詠秋水篇，渺然忘損益，秋水隨形影，清濁混心跡，歲暮歸去來，東山余宿昔。」

李頎・〈相和歌辭・采蓮曲〉：「浩唱發容與，清波生漪漣，時逢島嶼泊，几伴鴛鴦眠，襟袖既盈溢，馨香亦相傳，薄嘎歸去來，苧羅生碧煙。」

常建・〈鄂渚招王昌齡張僨〉：「不然春山隱，溪間花氤氳，山鹿自有場，賢達亦顧群，二賢歸去來，世上徒紛紛。」

顏真卿・〈贈裴將軍〉：「一射百馬倒，再射萬夫開，匈奴不敢敵，相呼歸去來，功成報天子，可以畫麟臺。」

李白・〈行路難三首〉：「誰人更掃黃金台，行路難，歸去來。」

李白・〈贈崔郎中宗之〉：「歲晏歸去來，富貴安可求，仲尼七十說，歷聘莫見收，魯連逃千金，圭組豈可酬。」

李白・〈贈王漢陽〉：「與君數杯酒，可以窮歡宴，白雲歸去來，何事坐交戰。」

李白．〈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〉：「溪傍饒名花，石上有好月，命駕歸去來，露華生翠苔，淹留惜將晚，復聽清猿哀。」

李白．〈九日登山〉：「淵明歸去來，不與世相逐，為無杯中物，遂偶本州牧，因招白衣人，笑酌黃花菊。」

李白．〈紀南陵題五松山〉：「鸞鳳忽覆巢，麒麟不來過，龜山蔽魯國，有斧且無柯，歸來歸去來。」

李白．〈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〉：「陶令八十日，長歌歸去來，故人建昌宰，借問幾時回，風落吳江雪，紛紛入酒杯。」

李白．〈尋陽紫極宮感秋作〉：「野情轉蕭灑，世道有翻覆，陶令歸去來，田家酒應熟。」

岑參．〈下外江舟懷終南舊居〉：「道書誰更開，藥灶煙遂滅，頃來壓塵網，安得有仙骨，巖壑歸去來，公卿是何物。」

高適．〈封丘作〉：「夢想舊山安在哉，為銜君命且遲迴，乃知梅福徒為爾，轉憶陶潛歸去來。」

馮著．〈行路難〉：「君不見雀為鴿，鷹為鳩，東海成田谷為岸，負薪客，歸去來，龜反顧。」

杜甫．〈醉時歌〉：「焉知餓死填溝壑，相如逸才親滌器，子雲識字終投閣，先生早賦歸

去來，石田茅屋荒蒼苔。」

杜甫・〈發劉郎浦〉：「白頭厭伴漁人宿，黃帽青鞋歸去來。」

王之渙・〈涼州詞二首〉：「漢家天子今神武，不肯和親歸去來。」

李端・〈雜歌呈鄭錫司空文明〉：「學仙去來辭故人，長安道路多風塵。」

所謂「學仙去來辭故人」就是「辭別了故人，學仙去了」。「來」沒有意思。

李端・〈憶故山贈司空曙〉：「漢主金門正召才，馬卿多病自遲迴，舊山暫別老將至，芳草欲闌歸去來，雲在高天風會起。」

王建・〈過綺岫宮〉：「玉樓傾倒粉牆空，重疊青山遶故宮，武帝去來羅袖盡，野花黃蝶領春風。」

所謂「武帝去來」就是「武帝去了以後」。「來」沒有意思。

王建・〈人家看花〉：「年少狂疏逐君馬，去來憔悴到京華，恨無閒地栽仙藥，長傍人家看好花。」

所謂「去來憔悴」就是「去了之後，變得十分憔悴」。「來」沒有意思。

孟郊・〈長安羈旅行〉：「山蔬薇蕨新，潛歌歸去來，事外風景真。」

孟郊・〈古意〉：「蕩子守邊戍，佳人莫相從，去來年月多，苦愁改形容，上山復下山，踏草成古蹤，徒言采蘼蕪。」

所謂「去來年月多」就是「去了以後，已經歷了好長的歲月。」

孟郊・〈夷門雪贈主人〉：「夷門貧士空吟雪，夷門豪士皆飲酒，酒聲歡閑入雪銷，雪聲激切悲枯朽，悲歡不同歸去來，萬里春風動江柳。」

盧仝・〈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〉：「石公說道理，句句出凡格，相知貴知心，豈恨主為客，過須歸去來，旦晚上無厄，主人誠賢人，輕舉隨君去。」

白居易・〈效陶潛體詩十六首〉：「挂印著公門，口吟歸去來，頭戴漉酒巾，人吏留不得，直入故山雲，歸來五柳下。」

白居易・〈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〉：「嚴郎置滋樓，立名曰清輝，未及署花牓，遽徵還粉闈，去來三四年，塵土登者稀，今春新太守。」

所謂「去來三四年」就是「離去了三四年以後」。「來」沒有意思。

白居易・〈琵琶引〉：「門前冷落鞍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，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月浮梁買茶去，去來江口守空船。」

所謂「去來江口守空船」就是「去了以後，每天只能在江口守著空船。」

白居易・〈勸酒〉：「歸去來，頭已白，典錢將用買酒喫。」

白居易・〈自誨〉：「此中是汝家，此中是汝鄉，汝何捨此而去，自取其遑遑，遑遑兮欲安往哉，樂天樂天歸去來。」

白居易・〈蟠木謠〉：「蟠木蟠木，吾與汝歸草堂去來。」

白居易・〈不能忘情吟〉：「我與爾歸醉鄉去來。」

以上兩句是「歸……去來」的格式，中間塞入一個名詞。

◎「去來」用作實詞，表「去去來來」

到了明清時代，「去來」一詞仍然使用，下面我們再看看其中是否有意義上的變化。

良知只是一個，隨他發見流行處，當下具足，更無去來，不須假借。然其發見流行處，卻自有輕重厚薄，毫髮不容增減者，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。（以上答聶文蔚）（《陽明傳信錄》，語錄卷十，姚江學案）

意有動靜，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；物有去來，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為有無也。（《會語》，卷十一，浙中一）

問：「存順歿寧，寧與不寧，何別哉？」曰：「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，俯仰無愧怍。爾身有死生，道有去來耶？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？」（友聲編，卷十四浙中四）

知無起滅，物無去來，雖擬言議動，同歸於成，變化復其不聞之體。（《論學要語》，卷十九，江右四）

道心體也，故無改易；人心用也，故有去來。孔子所謂操存舍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」，亦是指人心而言。若道心，為萬古天地人物之根，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！（《陽明傳信錄》，語錄卷二〇，江右五）

《答友人書》曰：「人之生而來也，不曾帶得性命來，其死而往也，不曾帶得性命去，以性命本無去來也。乾性坤命之理，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。苦心哉聖言！正以明乾坤無可毀之理。此理萬古常然，一瞬息未嘗不然。有去來則有動搖有增損有方所，惡得謂之一體？惡得謂之一貫？予故曰：『性命本無去來也。』姑借譬之明月之夜，兩人分路而行，一人往南，月隨之而往南，一人往北，月隨之而北，自一人以至千萬人，自南北二路歧，以至千萬路歧皆然。謂月不隨人去來，眾人疑之，謂月隨人去來，智者笑之。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，斷可知矣。惟一體，故稱一貫，惟一貫，故無去來。（《蒙山論學書》，卷二一，江右六）

坐中偶有歌：「人心若道，無通塞明暗，如何有去來？」乃詰之曰：「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？」曰：「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。」曰：「汝目果常明耶？抑有時而不明耶？」曰：「無時而不明。」曰：「汝之目常無不明，而汝心之明卻有去來，是天性離形色，而形色非天性矣。」眾皆恍然有省。又復告之曰：「目之明，亦有去來時也。今世俗至晚，則呼曰眼盡黑矣。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，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，正眼之不黑處也。故曰知之為知之，即日光而見其光也，不知為不知，即日黑而見其黑也。光與黑，任其去來，而心目之明，何常增減分毫

也？」（《陽明傳信錄》，語錄卷三四，泰州三）

所云其心者，意生不順生，意滅不隨滅，一切聲塵感觸，遞有去來。此心初何去來？祇緣結習之久，染著意念聲塵，汩汩興波，波搖水動，漸失妙明。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，心不可得時，認出元本真靈，存存又存，不在內外中間，亦毫無起滅來去。（《論學書》，卷五七，諸儒下五）

仁是生生之理，充塞天地，人身通體都是，何曾有去來，有內外？（《講義》，卷五八，東林一）

知則全體皆知，不知則全體皆不知，更無半明半暗分數。但私意蔽錮，亦有去來，則有時而知，有時而不知耳。（《論語學案》，卷六二，蕺山學案）

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來，明代的理學家很喜歡用「去來」一詞，而且都用作實詞，表「去去來來」。

◎「去來」用法虛化

但清代小說用法就虛化了。例如：

那僧道：「正合吾意。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，將這蠢物交割清楚，待這一干風流孽鬼

下世，你我再去。如今有一半落塵，然猶未全集。」道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便隨你去來。」（《紅樓夢》第一回）

佛經中的「去來今」是指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之三世

「去來」兩個字在佛經中也經常出現。

印度古代外道十六宗之一，有所謂「去來實有宗」又作「古來實有宗」、「去來有實論」。他們主張過去、未來亦如現在之實有。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卷一（大正四五，二四九下）：

去來實有宗，……有去、來世，猶如現在，實有非假。

印度古代六派哲學中之勝論學派主張此說；小乘佛教中，如「說一切有部宗」亦主張此說（《瑜伽師地論》卷六、《顯揚聖教論》卷九）；又華嚴宗所判釋「十宗」之第三宗有「法無去來宗」。主張三世之中，過去與未來諸法，其體用俱無，唯現在法與無為法有實體，為小乘中之大眾部、雞胤部、制多山部、西山住部、北山住部、法藏部、飲光部等之所宗。又吳支謙譯《佛說菩薩本業經》：

明所徹照人剎法處，去來現在無復罣礙。

由此可知，佛經中的「去來」和先秦、唐詩以及明清的語錄、小說都不一樣。佛經指的是「過去」和「未來」，是個時間詞。佛經中更把「去來今」三字連用，指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之三世，與「過未現」一詞同義。佛經中常以此類用語，泛指一切有為諸法生滅變化過程的時間。這樣造成的三音節詞，更是中國詞彙史上的創舉。下面我們由實例中來了解「去來今」的用法。

彼說此義，猶如顯致，不慕種姓，以獲如此，捨諸種姓，逮菩薩行，無所得法，於諸往返，不去不來，一切諸慧，無去來今，執信如是，不動不搖，不退不捨，奉持諸法，不急不緩，是謂持法，得菩薩道。（《佛說阿惟越致遮經》／卷上／奉法品第三）

這句所謂的「無去來今」是說不論過去、未來與現在。

若慧如者，則一切諸善法、惡法、道法、俗法、有漏無漏之法如，此諸法如者，則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之如，去來今如者，則有為無為法如，有為無為法如者，則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之如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一／大明品第四十九）

這句的「去來今」是覆指前文的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」。

以是故知須菩提真從佛生，如佛之如，不過去當來今現在，諸法之如亦無去來今，是故知須菩提為從佛生，過去當來今現在如亦是佛如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一／大明品第四十九）

不以相於過去來今佛戒性三昧智慧見，解脫慧性，皆無相著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二／歎深品第五十五）

此句以「過去、來、今」並列。

六波羅蜜者，除人諸習緒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三十七品者，是過去當來今現在十方諸佛之母，何以故？去來今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，皆從三十七品中出生故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四／阿惟越致相品第六十二）

這段的「去來今」指的就是前文的「過去、當來、今」的時間概念。

是故阿難，當宣語諸天龍神，諸世間人，普令聞知，諸不欲捨如來三寶者，不欲棄去來今佛道者，慎莫棄捨般若波羅蜜，是者則我道之法御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般若波羅蜜，諷誦讀習，念守行者，轉復教人，演其中義，分別解說者，是人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得薩云然不久，何以故？阿難，諸佛如來道者，皆出般若波羅蜜中，諸去來今佛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。

是故阿難，菩薩欲得般若波羅蜜者，當學六波羅蜜，何以故？阿難，六波羅蜜者，菩薩之母，生諸菩薩故，諸學六波羅蜜者，皆當於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故阿難，持六波羅蜜，倍囑累汝，六波羅蜜者，是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法藏。六波羅蜜者，無盡之藏，諸去來今佛轉法輪教化眾生者，皆以六波羅蜜為藏。諸去來今佛皆於六波羅蜜中，學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諸去來今佛諸弟子，皆學六波羅蜜而般泥洹。

阿難，菩薩如是學者，為學般若波羅蜜，欲逮諸波羅蜜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如是學者，最尊最上，出諸辯之上，無蓋之蓋，為世覆蓋，無所歸者，能為作歸。佛以是學，能以右手，舉此三千大千剎土，復還故處，一切眾生，無覺知想，所以者何？是般若波羅蜜諸去來今佛皆於中學成，去來今佛無礙諸慧。

諸菩薩欲學陀羅尼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諸有菩薩得陀羅尼者，悉為總持諸法之辯才，般若波羅蜜者，是去來今佛法之所。是故我告語一切，其有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學者，則為總持去來今佛之道。阿難，我今為汝說般若波羅蜜行，汝持般若波羅蜜者，則為總持一切諸法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五／囑累品第六十七）

此句所稱「諸去來今佛」即是指所有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的得道者。

持是功德與眾生，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所為無有三念，於去來今不見有作者，是為菩

薩，住於精進，攝取尸波羅蜜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五／六度相攝品第六十九）

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若念若入時，十方現在諸佛皆念，是菩薩去來今諸佛，皆於般若波羅蜜中出生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念，去來今諸佛所逮法，我亦當逮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當作是習。如是習者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故菩薩不當離薩云若念，大千剎土其中眾生，皆教令行六波羅蜜，盡令得須陀洹及羅漢，至辟支佛。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如彈指頃，何以故？五波羅蜜、須陀洹，及羅漢、辟支佛道，皆於中出生故，諸去來今諸佛皆亦於中出生。

善於卒知，善於微知，善於厭知，善於大智，善於無涯底智，善於去來今三世之慧，亦善於權，善察眾生，亦善於義，亦善於解，善斷於三惡處，佛告須菩提，是為菩薩摩訶薩，行般若波羅蜜，念般若波羅蜜，入般若波羅蜜之德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六／漚品第七十）

這句當中的「去來今諸佛」、「去來今三世之慧」都是指過去、未來和現在。

菩薩具足入諸道已，教化眾生，淨佛國土，便住於有為中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不斷佛業，及諸空性。住空性者，是諸去來今佛之道業，生死之處，及諸俗法，不離於空性。（《放光般若經》／卷十八／信本際品第八十）

有漏無漏，察其本末，法所從興，都不可得，亦無所住，亦不不住，猶如影響、水月、野

馬、芭蕉幻化，過去當來今現在法，察其本末，亦不可得，亦無所住，亦不不住，去來今法，不可睹原，何謂無所有法？所可謂無所有法者，無有過去當來今現在，求無為法，察其本末，都不可見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三／假號品第八十）

又須菩提，譬如虛空，無有五色青黃赤白，衍亦如是，又須菩提，譬如虛空，無有過去當來現在，衍亦如是，無去來今。又須菩提，譬如虛空，無能增者，無能減者，衍亦如是，不增不減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八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一）

不得過去，不得當來，不得中間，三世平等，摩訶衍者，但有字耳。如是須菩提所言，摩訶衍者，無去來今三世平等。摩訶衍者，但有字耳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過去亦空，當來亦空，現在亦空，三世平等，三世空等。

所以者何？不得自然，過去色空，當來色空，現在色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。色不可得，用過去當來現在色空故，不可得空，故曰空，空不可得，何況念空有去來今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。又須菩提，六波羅蜜，不得過去，不得當來，不得現在。須菩提，六波羅蜜亦不可得，三世平等故，六波羅蜜為不可得，其平等者無去來今，用平等故。復次須菩提，其三十七品、十力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不可得。

過去、當來、現在，三世平等故，三十七品、十力無畏諸佛之地，亦不可得，其平等者，無去來今，十力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無去來今，以平等故，故曰平等，何況平等去來今，

三十七品、十力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而可得乎。（《光讚經》／卷八／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一）

佛告諸比丘，道法一等，無有二乘，謂無上正真道。往古來今，無有兩正，猶如眾流，四瀆歸海，合為一味，如日所照，靡不周遍，未曾增減，若族姓子，欲至正覺，解無三塗去來今者，當學受持正法。

諸佛之德，使滅生死，慰除所患，而見安隱無為之事，去來今佛所歎如是，而割判了微妙色像，總持崖底諸法法忍，開道宣布，闡發諸器，權便所義，將養正法，是為法之供養。（《正法華經》／卷六／藥王如來品第一）

溥首欲知，皆佛所建立，加此經恩，去來今佛，盡從斯生，亦護是典，若於忍界，聞正法華品，服名聽聲者，甚難值遇。（《正法華經》／卷七／安行品第一）

賢者阿難白世尊曰：諸佛大聖，悉等同一，說不退輪乎？佛言如是：等無有異，阿難問佛，假使諸佛同等，講不退輪，何因大聖向者說言，假使有人，不欲違遠佛法聖眾，佛所興顯，去來今佛，不當遠離此經之卷。（《佛說阿惟越致遮經》／卷下／囑累品第十八）

第九菩薩住名曰善哉意，第十菩薩住名曰法雨，是諸菩薩十住道地也，我觀十方去來今佛，諸如來至真，無不講此十住之業。（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／卷一／初發意悅豫住品第一）

彼以無明恩愛所受，長益塵勞，無斷絕時，及行所作，往返報應，報應展轉，根無拔時，盡其餘殃者，苦痛輒轉，亦無休息，以無明矣，為去來今，見縛流布，宜當斷絕，如是三轉，

三轉無我，以離吾我，無明滅去。（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／卷三／目前住品第一）

所以者何？本命應然，菩薩察之，臨母命終，因來下生。懷菩薩時，諸天供養，至見生矣，以服天食，不甘世養，本福應然，去來今佛，皆亦如是，母七日終。（《佛說普曜經》／卷二／欲生時三十二瑞品第五）

教授無量眾生之惱，入不可計諸佛世界，嚴淨無數諸佛國土；入不可議若干品藏經典之教，入不可計諸佛正覺聖慧道業，下入無量不可計劫；入不可計諸佛所行去來今世，勸不可計眾生之類，令入篤信殊特之行；入不可計諸佛色身現若干形，解不可計眾生根性。（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／卷四／玄妙住品第七）

如其道教，無所希望，演布無際，解暢法者，達現在法，所宣歸趣，曉了義者，知去來法報應之理。順次第者，說解一切去來今法，無所破壞。分別辯者，一一所說，而無二心，無有邊際。（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／卷四／善哉意住品第七）

此經如是，眾典之英，道德弘明，志平等正，解達無身，乃至無上正真之道，度脫一切生死老病終始之患，去

來今佛之所由生，諸經之淵海，道德之宮，藏諸菩薩行，所會道堂，三界眾人，所求福糧，其婬怒癡，忽自消亡，猶如虛空，含受一切諸有形類，生之長之，靡不因之。此經如是，諸菩薩等，去來今佛之所由生，善權智慧，開化聲聞諸緣覺眾，皆令得度，三界黎庶，悉得蒙濟，三苦脫難，咸得解縛，普發道意，入深法藏，無窮法身，開化十方，十方恒沙諸佛國土滿中七寶，供十方佛，不如受是，以諷誦說，宣示同學，報去來今諸佛之恩，諸佛之地，一切十方。（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／卷五／金剛藏問菩薩住品第十）

觀察其本，便以應誼而為說法，不違法誼，辯才開明，隨順無逆，其不忘者，去來今慧，無所罣礙，咸見三世因其己身。（《大哀經》／卷五／十八不共法品第二十之一）

專修憺怕，而普觀察，是為智本；得明解脫，蠲除眾冥，是為慧業。遵乎專一三脫之門，是為智本；證明三達去來今事，是為慧業。篤信道議，而無疑惑，是為智本；度於一切諸所罣礙，是為慧業。（《大哀經》／卷八／智本慧業品第二十五）

由此可以想見，「去來今」這個奇特的用語在佛經中使用得多麼普遍了。而「來。去來。去來今」在我們的語言當中，又是多麼活潑，多麼富於變化的詞語！作為關鍵的「來」字，它曾經是指「麥子」，後作語尾助詞，在佛經中又表示「未來」。因此，具備語言的知識，對於我們讀古書、讀佛經，是多麼重要的呀！

竺家寧簡介

1 民國三十五年生，國家文學博士。曾任教於淡江大學；並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，進行敦煌佛經之語言研究；現任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。

2 發表有〈早期佛經中的派生詞研究〉、〈佛教傳入與等韻圖的興起〉等論文，並著有《聲韻學》、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》、《音韻探索》等書。

3 目前正從事西晉及三國佛經詞彙之研究。

【法海一味】

我們選擇覺知呼吸，覺知呼吸的特相及其生滅、無常和無我的狀態，加上呼吸時生起五蘊中的任何一蘊。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受蘊，如果你能於受蘊中徹見無常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，因為每件事物都會呈顯在感受上。當愛一個人時會瘋狂地愛；恨一個人時則咬牙切齒，因此，如果你能在受蘊中覺察到無常或無我，那麼一切塵埃終將落盡，你也可以經由修習此法放下執著。

《內觀捷徑》，佛使比丘著，香光書鄉編譯組譯，頁六〇，香光書鄉出版